

《生命的高度》，在舞台标注钟扬大写的人生

谷一飞

年初五建组，初十进行连排，十余天后试演……春节至今，为报告剧《生命的高度》建起的微信群始终处在“叮咚”“叮咚”的忙碌状态。

从节前纷纷举手，激情加入创作团队，众多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职人员就都没打算踏实过节了，“和钟扬教授相比，这点小奉献又算得了什么？”

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为钟老师点赞，亦向这位“上海的骄傲”致以满满敬意！坚持16年援藏，翻山越岭50多万公里，数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占到西藏物种总数的1/5……

动力何在？如他所言——“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物种，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因此，将定位于“功成不必在我”的未来坐标，钟扬始终跋涉在路上。不

畏艰险，不知疲倦。当这样一个不凡的人离开，我们又怎能仅仅以泪目相送？

所以，他的学生们于校园里拉起横幅——“您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生根发芽。”那是一份学术之薪火相传的承诺。

而上话《生命的高度》所接下的这一棒，则是将目光投向了钟扬身上的“责任”和“奉献”之种。

从长江中下游平原到青藏高原，从授业的课堂到走过的山川，创作团队希望尽自己所能，将其虽短暂却壮丽的段段人生故事投射于舞台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借助戏剧的手段，让那些支撑他无畏前行的精神源动力得以显现，传递并且到达更多人的心间。

3月初，当剧目信息发布，有观众在上话微信留言——

“其实我更愿意花钱去看这种剧：如果它能够把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他们艺术真实呈现，能让我们看

到他们如何有这种力量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去激励我们这些平凡人更好地生活。”

这是期待，更是嘱托！对于《生命的高度》，复旦大学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持，仅各类文字资料就提供了不下60万字。

如何从中择其精要，并浓缩到70分钟的报告剧里？这是创作团队首先要做的必选课题。

“既然是舞台作品，就还得有情感切入。”几经推敲，创作路径得以明确。

在报告剧中，由演员“演出”他妻儿的角色。他们所思所想的变化起伏，正是一条贯穿《生命的高度》的预设主线。

沿着这个方向出发，作品搭建成了三大块基本框架——来自西藏大学师生的缅怀、复旦大学师生心头的深情挂怀。

就如，聚焦他儿子于微博那个让人泪奔的发问：“爸爸，你说好等我长到15岁，您就会多带我，我已经15岁了，可是您呢……”

现实之中，无人能答。舞台上，是用了来自西藏学生的倾情讲述，从另一角度给出解读——“你爸爸虽然对你食言，对我们却没有。在他的努力下，西藏大学变成了双一流大学”……

这，还只是钟扬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之一。作品正是希望用这种片断式的呈现，以点带面地记下钟扬大写人生的标注——不煽情，求“葆真”。

第一次观看联排的时

大家知道，广州人爱上茶楼饮茶。广州人上茶楼饮茶聊天是个习惯，并不为吃。一般只是一盅两碟，也就是一壶茶两碟点心。这两碟点心，多半是虾饺烧卖。

广州吃鲜肉烧卖。我到上海，看到的都是糯米烧卖。我还以为上海人只吃糯米烧卖。可当年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到浦东一个小镇，却看到了鲜肉烧卖。他们是一笼一笼十只二十只地供应，而不是一碟三四只供应的。我这才知道，上海人也吃鲜肉烧卖。

前两天孩子买烧卖给我吃，是广东茶餐厅买的。我一吃，不大一只烧卖，里面竟有一只大虾仁，我变了光顾着吃虾仁而没有吃烧卖的感觉。烧卖本不放虾仁的，现在放虾仁，大概因为虾仁珍贵，卖得起价钱吧？这样吃虾仁，又跟吃虾仁的烧卖有什么区别？自然一点吃烧卖的感觉都没有了。

我只希望吃到正宗的鲜肉烧卖，放一点点虾米碎粒倒也不妨，但不要放一只大虾仁。现在虾仁食品实在太多，吃虾仁都吃厌了！



说烧卖

任溶溶

候，上话艺术总监田水内心不断提醒着自己要“理智”，要“冷静”，关注焦点是看结构、台词、舞美这些环节“对不对”“好不好”。

但随着主线铺开、剧情渐次延伸，眼眶里的泪水扑簌簌溢出，瞬间奔涌。

在那个场合乃至随后的试演，无论熟悉与否，剧场里的每个人无一例外红了眼圈……

段子手、聊网红、爱做饭……近距离看钟扬，其实，他还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

这也正是导演周小倩阅读众多文本后的艺术期待。“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更希望能给观众带去一个完整、立体的钟扬。”

这种“全方位”+“多视角”，落地作品后，具化了人物情愫的变化起伏，以及整体风格的即时切换。“一贯带笑”，是钟扬的常用表情，也是其人生态度。

“高原反应差不多有17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每次我都有那么一两样。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

们就怕是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时不时，他会苦中作乐。

还有，一边为学生做着饭，顺带把手边食材的元素组合给解读了……

也怪不得，每每他去全国最高学府（西藏大学海拔最高）讲课，闻讯而来的学生们总把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甚至连清洁阿姨都想挤进去听。因为，确实能学到东西……

打开钟扬的故事，总感到电流会流出来，击中你我的内心。

个个繁衍生花，多到难以取舍。当点点滴滴集合于舞台、瞬间，一个愈发丰盈的人物立于眼前。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所幸，抢救及时。13天超常规速度出院后，他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我还要去西藏，还要带学生”。

这10年时光，是计划着收集西藏植物1/3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进来，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成。”

遵照医生嘱咐，他需戒酒戒西藏。酒说戒就戒了，却怎么也戒不了西藏。半年后，拖着病体，再

细雨濛濛中，我们来到了斐济。斐济曾为英国殖民地，从地理位置来看，处于南太平洋诸岛国之中，首都苏瓦建有南太平洋大学，为该区域之文化中心。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较周边岛国高。由于近年来斐济旅游大热，世人知晓度始终很高。

船刚靠岸，苏瓦码头上便是鼓乐齐鸣，土人载歌载舞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与之前停靠几个南太岛国不同的是，苏瓦码头上设有斐济海关检疫等机构，也有专人查验护照。

下船出港口，吃了一惊，只见楼房稠密，人流如织，商店银行办公楼沿海边一字排开，蜿蜒而去。道路纵横交织，车辆疾驶。这一个月来看惯碧海荒岛的我们挤身于熙熙人群中，一时倒不适应起来。

此次我们真的领教了什么叫海洋性气候。苏瓦的雨整整下了一天，时骤时疏，稍停即下，我们均未带雨具，雨淋在身上，倒有点凉飕飕的。大雨中，我们沿着曲折折的海滨线漫步，海面上，风卷着浪，无数彩色的鱼游弋在波涛间，展现出难以言表的梦幻色彩。斐济男子也着裙子，雨中，海滩上到处彩色裙摆晃动，男女老少持竿垂钓，兴致勃勃，足见生活热情之高张。

苏瓦城的道路与建筑依海而建，之间是大片草地，盛开着一丛一丛的扶桑花，此花也在中国华南及东南亚常见，火红艳丽。在此景中我们来到了斐济总统府，一座白色的宫殿，我们兴致勃勃地与上红下白裙的高大卫士兵合影。接着，便去斜对面的太平洋大酒店茶饮，各国元首来访一般均下榻于此，门口立着两名着裙的侏儒门童，穿过摆满热带风情饰物的大堂，我们落坐一望无垠的大海前，在雨中美美地喝了一杯手工磨制咖啡。

下午二时许，我们发现一家海鲜餐厅，装饰一般，规模不小，顾客盈门，老板为原居新加坡的华人，精瘦干练。于是，我们五人点了一桌子菜，龙虾石斑鱼生蚝……绝对新鲜绝对好吃，一结账才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以至于晚上八点，我们忍不住心痒嘴馋，又跑到那里把中午的海鲜重吃了一遍。

度入藏……心潮澎湃地看着这些文字和数字，《生命的高度》整个团队既为之感动，也在持续行动。

透过阅读、访谈、演绎，他们希冀深入这个人物的内心探寻动因——“那么拼，究竟是为了什么？”

殊途同归，最终答案却只有一个——对于所从事的工作、所追求的事业，钟扬始终有着一种无比深沉的“热爱”。

这份对于科学之爱的无与伦比，在爱因斯坦著名

的《探索的动机》里有过概括：“在科学殿堂里有三种人，一类是将科学视为特殊娱乐，另一类人则纯粹是出于功利目的；而第三类人，渴望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也就是莱布尼茨所说的‘先定的和谐’，比起比较愉快和容易达到的目标，它才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

无疑，钟扬是极少数中的“第三类”。但他给出的自评朴素到无华：“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奔赴祖国和人类最需要的地方，这就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植物给我的人生启示。”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擅梦者才杰出！”言犹在耳。

悦。自此，我感到跟这块地界有了因缘。以至于此后每路过此地，都下意识地去摸一摸，审察一下栅栏、设施上有没有锈迹，油漆是否均匀光滑……

漆中央公园是一个有趣的经验，它既锻炼了孩子的领导力，又增进了市民的参与感；把城市的公园变成了我的公园。同时，经过这场锻炼，也让孩子真正经历了“领导力”的锻炼。美国人不喜欢奢谈领导力而是愿意创造机会让孩子自己去体验、成长。事无巨细，只有开头。这次设计和领导漆中央公园的经验的确对我儿子教育深刻，使他在成长过程中增长了信心。现在，儿子在投资理财里领导一个团队，事业有成他也常常带着深情回想起当年漆中央公园的往事。

你永远可以选择你的诗与远方，请看本栏。

孩子，如何爱你

责编：殷健灵

十日谈

孩子，如何爱你

责编：殷健灵



散不去的乡愁

辰冈

新陆邨，地处上海虹口区四平路的一方老弄堂，历经七十载风雨沧桑，形销骨立多年后湮没于城市更新潮流中。

弄堂，上海市民最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所，既是物质的、有形的固态化建筑群，亦是精神的、流变的动态化风俗卷，并在不经意间承载着所历时代之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种种资讯。

上海市中心城区原普遍老弄堂，弄堂绝非稀罕之物，但新陆邨不同于一般老弄堂，在文化底蕴和建筑

环境两方面尤具特色，是一枚布满都市微观脉理的切片，是一柄折射众生百态的万花筒，还是一面映照社会嬗变的镜子。

就文化底蕴而言，戴望舒、孙大雨、周煦良、吴文祺、钟铨、程应镠、施蛰存、蒋伯潜蒋祖怡父子、邱汉生、朱膺……诸多教授学者曾居住于此，文化人密度奇高；就原始建筑格局而言，新陆邨恬淡质朴，红屋绿园饶有风味，容积率密度甚低，既规避大富大贵之张扬，又迥异紧紧靠挨之逼仄，疏离喧嚣清逸低调。上世纪中叶，晨昏时分，新陆邨文人们行色匆匆臂挟书本或手提拎包进出，深夜时新陆邨教师们埋首书案备课阅卷披览书报或笔耕孜孜不倦，星星点点的灯光总要比别的弄堂息得晚。

新陆邨，曾是数辈人生活过的家园，是他们永远牵肠挂肚感喟不已的地方，是他们终身难解的乡愁。基于此，由一群对新陆邨怀有深情的邨民自发编纂邨志，从小处讲，是自写自存，叙旧道故化忆为文，由大处讲，是留住乡愁，融入城市记忆，价值多元——将发生于此的种种故事汇集册，钩沉文化往事，记载人物命运、刻录建筑风貌、反映时代变迁，乃至让后人追踪寻根，做实一份真实可信的文字和图片档案。

庶民百姓撰写自己弄堂的故事进而汇编成集，无疑是有益之举。《故园新陆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郑一奇主编，毛祖馨执行主编，陈虹、李恩白等20余位邨民撰稿，朱立凡图像编辑，张明华装帧设计，书中既有九秩寿星卢若冰、汪若松口述文字，又有新陆邨第三代钟正凤的文章，全书分为“回眸沧桑”“先贤留韵”“长辈素描”“乡愁铭心”“岁月记忆”五个篇章。曾闻有人问：为何分别数十年后，散居各方的新陆邨“邨民”对新陆邨仍怀有那么深的感情？为何新陆邨人士聚会时的氛围总是如此温文尔雅？笔者以为，这里面凝聚着某种独有的精神和气质，即一种散发着清幽海派都市弄堂风情的文化精神和不俗气质，加之特定的建筑、环境浸润，在上海乃至全国殊无二致。

诚如三位参与此书编写的人士所云：将百姓回忆、里弄乡愁、生活画卷、人性拷问铺陈于叙事平民化、记忆精细化、方志文学化的文本里，知微见著……

期待有更多朋友能成为《故园新陆邨》的知音。或许，《故园新陆邨》的面世将成为都市弄堂微文化研究、弄堂微志书出版之先导。

《故园新陆邨》序

序跋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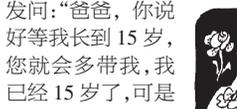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序跋精粹



居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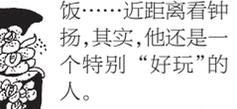
宜人

居家过日子，能从中发现美，生活就变得美好起来。黄宾虹画过一幅《江南水竹村》图，房舍后面是山，侧面是水，水中一叶扁舟，舟中一人，题识云：“一带好山青近眼，两株古树绿依门。爱他好景不出户，日在江南水竹村。此余前四十年作，甲午宾虹重记。”此图画出了对生活的热爱。美是需要发现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青一绿，都会让居家过日子变得美好。

又是儿童节了，大家常常忆起孩子成长的话题。朋友让我谈谈在国外孩子成长经验，我想起了一件当年漆中央公园的故事。

每当走过纽约第五大道96街往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央公园路上，我都油然而生一种亲切和自豪感。多年前，我跟儿子漆过这里的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是纽约的肺，四四方方，坐落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正中央。这周围聚集着豪华酒店、旅馆和很多小说、电影故事的发生地。它周边是闻名世界的第五大道、公园大道、公园西大道、哥伦布大道、阿姆斯特丹大道，都是好莱坞影片中常见的场景。而中央公园离纽约最经典最热闹的场所都很近，时报广场、林肯中心、洛克菲勒中心和几十家著名博物馆都在它步行辐射圈里；而最炫的服装、时尚和世界著名的商圈亦就在它的襟怀。是故，来纽约者不来一下此地常引为憾事。



漆中央公园

(美)海龙

我在纽约居住近卅年，有幸一直与中央公园毗邻。但跟它最密切的一次接触却是去漆中央公园。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机缘。那时儿子上高中，他已经是资深童子军成员。自小学起他就参加童子军野营、训练及义务劳动，已经获取了几枚奖章而逐级升迁到了最高级别的鹰级。

但是，童子军成员要得到鹰级证书（由在任美国总统签署），制度规定必须独立组织一次大型活动以展示并验证其领导力和周密计划能力。这项计划不容易，一般要筹划很久。有人联系组织宗教活动，有人联系医院、服务老人中心之类，还有帮助竞选等等。

儿子却联系了中央公园。他计划了半年，是帮助漆中央公园的游泳池及游乐场的栏杆等。这次活动阵仗不小，因为按规定必

须完全由鹰级申请者本人筹组，所以我们爱莫能助。看着这个小

人儿一个个地打电话，联系朋友、组织活动并安排人手，联系接洽工具、场地和所有细节，真觉得这件事非常不简单，也深深感动于美国人居然放心把这样一项大型的活动让一个孩子自己去策划、组织。

替孩子捏了两把汗，终于到了活动那天。天气晴朗，儿子竟然组织了几十号人，队伍蔚为壮观。其中主力当然是他的童子军同伴和教练、老师，他还召唤了不少同学、家人和亲戚朋友，有些我都没想到的人都被他请来了，劳动场地一片惊呼。那天，我们干得热火朝天。从清理、打磨锈迹到上保护料、涂漆最后完成，粉刷了近百米的栅栏和各种设施。看着焕然一新的美丽的场地，大家都感到无比兴奋和愉

悦。



心安 篆刻